



# 天路上的风景

□马继远

## 留下一扇窗

□王玉红

房子要装修，面南的窗户将被装上毛玻璃，透光，但窗外的一切不能一览无余了，这也意味着，我再不能随意地一回眸，就望见窗外的世界。我的心里，就像失去了一件最心爱的东西一样，忧伤而失落。

住进这房子八年了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扇窗，明亮而宽敞。窗子安的一直是透明玻璃，也没有挂窗帘，为的是我随时都能透过它望向外面。这扇窗，是红尘中的丹青妙笔，为我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卷。有句诗云：“要看银山拍天浪，开窗放入大江来。”我打开窗户，放入的不是大江，而是大自然的脉脉温情。

离窗最近的，是一片桐树林。桐树比我的房子年长一些，建房的时候，它们才一握粗细。当时，烈日炎炎，几个月大的女儿睡在婴儿车里，我和爱人挥汗如雨地拉土填地基。有时候，小桐树一阵摇曳，送来一阵清风；有时候，它们纹丝不动地望着我们劳作。我们的房子在它们的注视下，一点点地升高。如今，桐树长成栋梁之材了，我的女儿也已亭亭玉立。

长大了的桐树，枝叶繁茂，婆娑有姿，有的枝丫远远地伸向我的窗口，仿佛是默默的召唤。树林里，常有鸟儿鸣叫，这叫声总会在我发呆的时候，穿透我的灵魂，把混沌的心叫醒。桐树会开漂亮的花儿，一串串，如紫色的铃铛，一到晚上，暗香随着月光一起飘进窗里，让人心醉。树叶落尽，桐树苍劲的枝条方才显现出来，喜鹊在树枝间跳跃着，那树，那鸟，还有这扇窗，组成了一幅静默的画、一首悠远的诗。阳光也会一跃而过，跳进窗里，地上，墙壁上，还有那盆栀子花上，都印满了它的脚印。

最让我难舍的是窗外的夜，特别是有星有月的夜晚。月朗星稀，清辉脉脉，枕着手臂躺在床上，月光透过玻璃窗洒在我身上，我望着月，月也看着我，那深邃神秘的夜空，让我的思绪也变得辽远缥缈。记得有两年的中秋夜都是阴天，我望着漆黑的天空，不无遗憾地想，一年一度的中秋月，今晚不会再有了。可往往一觉醒来，我看到的却是明月高悬，月华流泻，喜得我马上披衣而起，站立窗前，久久地凝视。没有月的时候，却有星星，漫天闪烁的星星，一样带给我快乐。窗外的月，由圆到缺，由缺及圆，窗外的树叶也落了又发，黄了又绿。日子，一天天在静谧的时光中悄悄溜走。

窗户是房子的眼睛，更是我的眼睛，透过它，我看到了大自然的美丽，感受到了岁月静好。只要有空，我总喜欢趴在窗台上向外眺望，看着窗外的一切，我是欣喜的，心里是满满的感恩，感谢生活，给了我这么多的美好。窗，也是我的朋友，有时我会流着泪，带着满腔的恩恩怨怨，依偎在窗前眺望。窗外的树林，像我的心情一样，起伏起伏。风，撩起我的头发，吹干了我的泪痕，也吹走了我的忧伤，留在我心里的是温柔。更多时候，是那星、月、风、树，还有鸟鸣，伴着我翻过一页又一页的书。

窗，是一双温柔的手，安抚了我浮躁的心；窗，更是一个港湾，给了我灵魂栖息的地方。而如今，它即将被蒙上眼睛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就要与我隔绝。我不敢想象，没有了这扇窗，我会多么焦灼，多么无奈！

我对爱人说：留下这扇窗吧，不要隔断了我的眺望。他终于点点头。

夜半时分，我们登上了西宁开往拉萨的火车。一夜沉沉，醒来，车窗外已晨曦微露。

急急地趴在车窗。外面，是荒凉的戈壁和沙漠，看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，又并非一望无际，列车两侧不远处，就有两座连绵的山，苍劲、焦枯，烈火烧烤过一般，冷漠地伫立着。东侧的那座山，被朝阳镀上了金边，为荒山添了一丝生机。

问乘务员火车到什么地方了，答复，马上到锡铁山站，就快到格尔木了。这似火烧过的焦山，难不成就叫锡铁山？连名字都似金属！

没多久，车窗外的沙地上，开始不时闪过霜一样的白，还依稀闪过小溪和沼泽的影子。也有了人烟迹象，闪过几座厂房，可以看到“钾肥厂”字样。乘务员介绍，列车正经过的，是著名的“万丈盐桥”奇观。

到达格尔木前后，狭窄的小河谷里，生着几团绿色树木，让我眼前一亮。在这里，才真切地体会到，生活中能够抬头见绿，是多么可贵。

火车换了车头，驶出格尔木站，

继续南行。路旁，仍是荒山、黄沙、戈壁。引人注目的，是一条看起来还算比较大的河，在平坦的沙地上，冲刷出深深的河沟，如同大地生出的皱纹。

过南山口，火车开始爬山了。山更多了，山色变得柔和而湿润。车上，不时有人惊呼，看到了雪山。乘务员提醒大家看昆仑山玉珠峰时，车厢内似乎一下子安静下来。窗外，数座白雪覆盖的山峰，巍然肃穆，莫莫让人生出敬意。“万山之祖”的昆仑，真有种不言自威的神奇！

火车翻过昆仑山口，进入可可西里。车窗外，已经能看到大片微绿的草地，或大或小的河潭湖泊上，还能看到未融化的厚冰块。天气多变，雨水、雪花、阴云、蓝天、白云……不打招呼，说来就来。

从这片神奇广袤的无人区经过，寻找野生的藏羚羊、野驴、牦牛，成了乘客们最大的乐趣。那些野生的精灵，大概已经习惯了这条呼啸而过的“游龙”，都很安然地埋头吃草、嬉戏。因为过于急切地想看到藏羚羊的缘故，车上的人们，不时闹出指“驴”为

“羊”的笑话。

青藏公路和铁路相距不远，两条路不时地交叉、并行。火车上的人，很容易就能看到公路上奔驰的汽车以及路上发生的事故、养护公路铁路的工人……当我向铁路边一名工人挥手时，那名工人竟然看到了我的手势，也挥起了手臂……

他，应该和我一样激动吧？青藏铁路和公路，都被称为天路，不但因其高，还因其直。据说，站在路的某处向前看，道路就像直通天际。这神奇的天路上，景色壮美，更有一些寻常时候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人和事，因为处于离天最近的高原，便成了我们眼中难忘的风光。

火车在唐古拉山口站停下，同对面驶来的列车会车。

小站附近的几座山，坡度舒缓，看起来更像丘陵，让我觉得与唐古拉山的盛名很不相符。可站台上，却很显著地标注着此地的海拔：5068米。这些看起来并不很高的山，站在青藏高原上，就有了平原大山难以企及的高度。

进入藏北草原，已经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放眼，皆是蓝天白云、青青牧场，成群的牦牛、绵羊悠然地埋头吃着草。河湖边，则不时看到离群独处的牦牛。列车上的我们乐了：牦牛中，原来也有如此有个性、如此特立独行的家伙！

没有看到放牧的藏民。在这高远辽阔的藏北，牛羊悠闲自在地呆在草原上，牧民应该很放心。或者，太阳已西沉，牧民大概都回家去了，只留下牛羊在这里怡然自得。

夜幕降临，车窗外，风景被黑暗完全淹没。拉萨，已经不远了。



(资料图片)

## 夏日行走

□庄学

盛夏的来临，总是伴着热烈、膨胀、喧嚣和挥汗如雨，所以，人们的笑容也就如这个季节般热情。

每一年，我们都要度过夏天，可你知道夏天是什么样的吗？也许你会说，“四月维夏，六月徂(cú)暑”——这是时令；也许你还会说，“散发乘夕凉，开轩卧闲敞”——这是闲适；但也有人，说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——这是关注民生……在不同的人眼里，夏天自有不同的风光和意趣。

相对于让人有些慵懒的春日，夏日使人膨胀；相对于让人有些伤感的秋日，夏日使人热烈；相对于让人感觉萧瑟的冬日，夏日使人顿生渴望。我们说喜欢夏天，实际上是喜欢夏天带给我们的故事，当你走在烈烈的夏日之下，那一片片美丽的回忆也跟着迤邐前行。

夏夜的原野蛙鸣声声，如管弦乐

响起；夏日的黄昏碎影婆娑，斜阳拉长了人们回家的身影；夏日的正午云淡天蓝，间或扑通一声搅动了池水的平静；夏日的清晨让人神清气爽，使那些欲望拔着节生长。可是，这些都属于乡村野地的夏日，或者说是人们残留在记忆里的夏日碎片，就如同梧桐树的枝叶间泻下的零零碎碎的阳光。居住在“城市森林”的夏日，街边的璀璨灯火没有给人丝毫的诗意，却使思绪变得茫然。

我试着喜欢城市里的夏天，喜欢来自夏天的一切信息，也相信我们拥有的这个夏天应该有许多的精彩。还好，当大地充满渴望的时候就会有雨下来，滋润了燥热的天和干涸的地，也滋润着我们的心田。雨水淅沥的夏天，雨滴轻轻敲打着房前树上的枝叶，叶子的颜色开始变深，清爽也就扑面而来。虽然有的地方洪水肆虐，

有的地方高温如火，但我想，那是大自然以它特有的方式，考验着人类生存的决心和意志。

我曾想，在这个夏日，带着简朴的行装穿越这座城市，去老城探寻弯弯曲曲的巷陌，去应天门倾听周时的礼乐，去西苑京畿觅旧时的皇家林苑，去洛浦漫步追寻远古的涛声，或者去周边的寺庙参透无常人生……可是俗事常常阻挡我那可怜的愿望的实现，如凋零的花瓣般成为一地碎片。

芳菲歇去何须恨，夏木阴阴正可人。夏日中的行走固然孤寂和艰辛，辗转中的步伐也凝重而又涩滞，但是我们行走了，我们寻找了，无论是深山里的清凉、谷地里的湿热，还是洛水边的酷暑，那些丝丝缕缕的旧时印象，便都涌上心头，使心情一如夏日，明朗着，绵长着，枝枝蔓蔓地穿越时空和记忆。